


```
1 int gcd(int m,int n)
2 {
3     int t = 1;
4     while(t != 0)
5     {
6         t=m%n;
7         m=n;
8         n=t;
9     }
10    return m;
11 }
```

Python3版本：

```
1 def gcd(a, b):
2     while b != 0:
3         t = a % b
4         a = b
5         b = t
6     return a
```

在第*k*次循环开始时，变量*b*的值是前一次运算的余数*r_{k-1}*，变量*a*的值是再前一次运算的余数*r_{k-2}*。步骤 *b* := *a* mod *b* 的作用等同于递归式 *r_k* ≡ *r_{k-2}* mod *r_{k-1}*。变量*t*的功能是在下一个余数*r_k*计算过程中临时性地保存*r_{k-1}*的值。在一次循环结束时，变量*b*的值是前一次运算的余数*r_k*，变量*a*的值是再前一次运算的余数*r_{k-1}*。

在欧几里得定义的减法版本，取余运算被减法替换。^[27]

```
function gcd(a, b)
    if a = 0
        return b
    while b ≠ 0
        if a > b
            a ← a - b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b ← b - a
    return a
```

变量*a*和*b*的值分别是前两次的余数*r_{k-1}*和*r_{k-2}*。假定第*k*次循环开始时*a*大于*b*，那么*a*等于*r_{k-2}*，因为*r_{k-2}* > *r_{k-1}*。在循环过程中，*a*重复减去*b*直到比*b*小，此时*a*就是下一个余数*r_k*；然后*b*重复减去*a*直到比*a*小，此时*b*就是下一个余数*r_{k+1}*；重复执行直到*b* = 0。

以下是递归版本^[28]：

```
function gcd(a, b)
    if b = 0
        return a
    else
        return gcd(b, a mod b)
```

c++递归版本如下：

```
1 int gcd(int n,int m)
2 {
3     if(m==0)
4         return n;
5     else
6         return gcd(m,n%m);
7 }
```

Python3版本：

```
1 def gcd(a, b):
2     if b = 0:
3         return a
4     else:
5         return gcd(b, a % b)
```

例如GCD(1071, 462)的计算过程是：函数的第一次调用计算GCD(462, 1071 mod 462) = GCD(462, 147)；下一次调用计算GCD(147, 462 mod 147) = GCD(147, 21)，在接下来是GCD(21, 147 mod 21) = GCD(21, 0) = 21。

使用绝对值最小的余数

在另一个版本的算法中，每一步还要把取余运算时计算出的商增加一后再重新计算余数（此时计算出的余数应该是负的），然后取两个余数的绝对值较小的数作为下一步运算时使用的余数。^{[29][30]}取余运算后，设*r_k*是计算出的余数（此时为正），*q*是计算出的商：

$$r_{k-2} = q_k r_{k-1} + r_k$$

即假设*r_{k-1}* > *r_k* > 0。然后使用以下式子计算出一个负的余数*e_k*：

$$r_{k-2} = (q_k + 1) r_{k-1} + e_k$$

如果|*e_k*| < |*r_k*|，那么用*e_k*替换*r_k*进行下一次运算。如利奥波德·克罗内克所指出的，这个版本需要的运算步骤是欧几里得算法的所有版本中最少的。^{[29][30]}

历史发展

辗转相除法是目前仍然在使用的历史最悠久的算法之一。^[31]它首次出现于《几何原本》（卷7命题1–2、卷10命题2–3）（大约公元前300年）。在卷7中用于整数，在卷10中用于线段的长度（以现代的观点看，线段的长度可视为正实数，也就是说辗转相除法实际可用于实数上，但是当时未有实数的概念）。卷10中出现的算法是几何的，两段线段*a*和*b*的最大公约数是*a*和*b*的公度中的最大值。

加上这两个递归式后，当算法终止于 $r_N = 0$ ，贝祖等式的整数s和t分别由 s_N 和 t_N 给出。

这个算法的正确性可以用数学归纳法来证明。假设递归至第 $k-1$ 步是正确的，也就是假设：

$$r_j = s_j\,a + t_j\,b$$

在j小于k时皆成立。则第k步运算得出以下等式：

$$r_k = r_{k-2} - q_k r_{k-1}$$

因为 r_{k-2} 和 r_{k-1} 被假定是正确的，所以可以用s和t表示：

$$r_k = (s_{k-2}\,a + t_{k-2}\,b) - q_k(s_{k-1}\,a + t_{k-1}\,b)$$

整理后得到第k步的结果，和我们期望得到的结果一致：

$$r_k = s_k\,a + t_k\,b = (s_{k-2} - q_k s_{k-1})\,a + (t_{k-2} - q_k t_{k-1})\,b$$

矩阵法

整数s和t也可以用矩阵运算得出。^[65]辗转相除法的计算过程：

$$\begin{array}{l} a = q_0\,b + r_0 \\ b = q_1\,r_0 + r_1 \\ \cdots \\ r_{N-2} = q_N\,r_{N-1} + 0 \end{array}$$

可以写作2×2的商矩阵乘以一个2维余数向量：

$$\begin{pmatrix} a \\ b \end{pmatrix} = \begin{pmatrix} q_0 & 1 \\ 1 & 0 \end{pmatrix} \begin{pmatrix} b \\ r_0 \end{pmatrix} = \begin{pmatrix} q_0 & 1 \\ 1 & 0 \end{pmatrix} \begin{pmatrix} q_1 & 1 \\ 1 & 0 \end{pmatrix} \begin{pmatrix} r_0 \\ r_1 \end{pmatrix} = \cdots = \prod_{i=0}^N \begin{pmatrix} q_i & 1 \\ 1 & 0 \end{pmatrix} \begin{pmatrix} r_{N-1} \\ 0 \end{pmatrix}$$

令**M**表示所有商矩阵的乘积：

$$\mathbf{M} = \begin{pmatrix} m_{11} & m_{12} \\ m_{21} & m_{22} \end{pmatrix} = \prod_{i=0}^N \begin{pmatrix} q_i & 1 \\ 1 & 0 \end{pmatrix} = \begin{pmatrix} q_0 & 1 \\ 1 & 0 \end{pmatrix} \begin{pmatrix} q_1 & 1 \\ 1 & 0 \end{pmatrix} \cdots \begin{pmatrix} q_N & 1 \\ 1 & 0 \end{pmatrix}$$

这使辗转相除法化简为：

$$\begin{pmatrix} a \\ b \end{pmatrix} = \mathbf{M} \begin{pmatrix} r_{N-1} \\ 0 \end{pmatrix} = \mathbf{M} \begin{pmatrix} g \\ 0 \end{pmatrix}$$

如要用a和b的线性和表示g，可将等式两边同时乘以矩阵**M**的逆矩阵。^{[65][66]}**M**的行列式等于(−1)^{N+1}，因为它等于商矩阵的行列式的乘积，而每一个的行列式都是−1。因为**M**的行列式不为零，最终的余数向量可以利用**M**的逆矩阵解出：

$$\begin{pmatrix} g \\ 0 \end{pmatrix} = \mathbf{M}^{-1} \begin{pmatrix} a \\ b \end{pmatrix} = (-1)^{N+1} \begin{pmatrix} m_{22} & -m_{12} \\ -m_{21} & m_{11} \end{pmatrix} \begin{pmatrix} a \\ b \end{pmatrix}$$

由上式可以得出 $g = (-1)^{N+1} (\,m_{22}\,a - m_{12}\,b)$ 。

贝祖等式中的两个整数分别是 $s = (-1)^{N+1}m_{22}$ 、 $t = (-1)^Nm_{12}$ 。矩阵法的效率可前文描述的辗转相除法的递归算法是相同的，每一步都有两次乘法和两次加法。

欧几里得引理和唯一分解

贝祖等式对辗转相除法的很多应用都很重要，如证明自然数的唯一分解性质^[67]假设数字L可以写成两个因数u和v的乘积，即 $L = uv$ 。如果另一个数w与u互素的数也能整除L，那么w必须整除v，证明如下：如果u和w的最大公约数是1，则根据贝祖等式存在s和t使

$$1 = su + tw。$$

两边都乘以v：

$$v = suv + twv = sL + twv$$

因为w整除等式右边，所以也应整除等式左边的v。这个结果叫做欧几里得引理。^[68]如果一个素数整除L那么它至少整除L的一个因数。如果一个数w互素于数列a₁、a₂、...、a_n 中的每一个数，则w也一定互素于它们的乘积a₁ × a₂ × ... × a_n。^[68]

欧几里得引理足以证明每一个自然数的素数分解是惟一的。^[69]我们用反证法来证明，假设L可以分别分解成m个素数和n个素数，即：

$$L = p_1p_2\cdots p_m = q_1q_2\cdots q_n$$

根据假设，每个素数p都能整除L，因此它必须能够整除某个q；因为q也是一个素数，所以 $p = q$ 。同理，对于每一个p都存在一个q与它相等。所以两种分解除了顺序不同以外是完全相同的。整数分解的惟一性在数学证明中有很多应用，下文将会提到。

线性丢番图方程

丢番图方程是以亚历山大数学家丢番图的名字命名的一类方程，它的解被限制在整数范围。^[70]关于整数x和y的线性丢番图方程形如：^[71]

$$ax + by = c$$

其中a、b、c是已知整数。这个方程可以写成关于x的同余式：

$$ax \equiv c \pmod b$$

C =

1
2

+
6
(

ln
2

π

2

)
(
4
γ
−
24

π

2

ζ
′
(
2
)
+
3
ln
⁡
2
−
2
)
≈
1.467

其中γ是欧拉-马歇罗尼常数，ζ′是黎曼ζ函数的导数。^{[101][102]}公式最左边的

12

π

2

ln
⁡
2

由两个独立的方法确定。^{[103][104]}

因为第一种定义可以通过用第二种定义的求和来完成：^[105]

T
(
a
)
=

1
a

∑

d
|
a

ϕ
(
d
)
τ
(
d
)

所以也可以由以下公式近似：^[106]

T
(
a
)
≈
C
+

12

π

2

ln
⁡
2
(
ln
⁡
a
−

∑

d
|
a

Λ
(
d
)

d

)

其中Λ(*d*)是冯·曼戈尔特函数。^[107]

第三种定义*Y*(*n*)定义为从1到*n*间随机选取*a*和*b*（均匀分布）时计算它们的最大公约数所需的平均步骤数：^[106]

Y
(
n
)
=

1

n

2

∑

a
=
1

n

∑

b
=
1

n

T
(
a
,
b
)
=

1
n

∑

a
=
1

n

T
(
a
)

将*T*(*a*)的近似公式代入，得到*Y*(*n*)的近似：^[108]

Y
(
n
)
≈

12

π

2

ln
⁡
2
ln
⁡
n
+
0.06

每一步的计算开销

在辗转相除法的每一步中，商*q**k*和余数*r**k*都通过*r**k*−2和*r**k*−1求出：

r

k
−
2

=

q

k

r

k
−
1

+

r

k

所以每一步的计算开销主要与计算商*q**k*的算法有关，因为余数*r**k*可以很迅速地从*r**k*−2、*r**k*−1和*q**k*计算出来：

r

k

=

r

k
−
2

−

q

k

r

k
−
1

而计算一个*h*位整数的除法的算法复杂度是*O*(*h*(ℓ+1))，其中ℓ是商的位数。^[109]

作为对比，辗转相除法原先的版本使用的是减法，因此效率要慢很多。进行一次除法等同于进行*q*次减法（其中*q*是商）。如果*a*和*b*的比很大，计算出的商也很大，也就需要进行很多次减法。但在另一方面，计算出来的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非常小的，除法中得出一个确定的商*q*的概率大约是**log**

2

⎛

u

u
−
1

⎞

。其中*u* = (*q* + 1)²。^[110]比如，商是1、2、3、4的可能性分别是大约41.5%、17.0%、9.3%、5.9%。因为计算机计算减法要快于除法，特别是对于很大的数字^[111]，所以减法版本的辗转相除法的性能可以比得上除法版本。^[112]这也被运用于二进制最大公约数算法。^[113]

综合考虑算法需要的步数和每一步的计算开销，辗转相除法随两个数字*a*和*b*的平均位数成平方级的速度增长(*h*²)。设*h*

0

、*h*

1

、...、*h*

N
−
1

表示计算过程中的余数*r*

0

、*r*

1

、...、*r*

N
−
1

的位数，因为算法的步数*N*随*h*线性增长，所以算法的运算时间为：

O
⎛
⎜

∑

i
<
N

h

i

(

h

i

−

h

i
+
1

+
2
)

⎞
⎟
⏟
⊆
O
⎛
⎜

h

∑

i
<
N

(

h

i

−

h

i
+
1

+
2
)

⎞
⎟
⏟
⊆
O
(
h
(

h

0

+
2
N
)
)
⊆
O
(

h

2

)

其他算法的效率

因为辗转相除法的高效率，它在实践中被广泛使用。作为对比，本段中介绍以下辗转相除法以外的其他最大公约数算法的效率。

计算两数*a*和*b*的最大公约数有一个效率很慢的算法：将*a*除以从2到*b*之间的每一个整数以计算出它们所有的公约数，其中最大的一个即是最大公约数。在这个算法中，步骤数随*b*线性增长，也就是随输入数字的位数呈指数级增长。另一个很低效的算法是计算出两个数的所有素因数（见上文），最大公约数等于所有公共素因数的乘积。^[7]但是整数分解算法效率极低，很多现代的加密系统甚至依靠这种低效率来防止资料被破解。^[10]

除了辗转相除法之外，也有一些高效的算法存在，如二进制最大公约数算法将除法操作替换成了二进制的移位，以进一步提高用计算机运算时的效率。^{[114][115]}但是，这种改变并没有降低算法的复杂度（仍然是*O*(*h*²)），虽然它在计算机上确实比辗转相除法快些。^[116]也可以通过只检视*a*和*b*的前几位数来进一步提高效率，不过效果并不明显。^{[117][118]}二进制版的算法还可以扩展到其它进制^[119]，效率最多可以提升五倍。^[120]

对于超过25,000位数的大数，有一种改进使算法复杂度降低至平方级以下^[121]，如Schönhage^{[122][123]}、Stehlé、Zimmermann等人提出的算法。^[124]这些算法利用2×2的矩阵（见上文）。这些亚平方级的算法复杂度通常是*O*(*h* (log *h*)² (log log *h*))。^{[116][125]}

其他数系

如上文所述，辗转相除法最早用来寻找两自然数的最大公约数，但其实它也可以被推广至实数，甚至是多项式、二次整数和赫尔维茨四元数。在这些数系中，辗转相除法甚至被用来证明一个重要特性：惟一分解，即这些数系中的数能够被惟一地分解成不可约元素（素数在这些数系的对应物）。惟一分解是数论中很多证明的基础。

有理数和实数

辗转相除法可以被应用至实数，如欧几里得在几何原本第10卷中所说的那样。算法的目的是计算出实数*g*，使已知实数*a*和*b*是它的整数倍：*a* = *mg*、*b* = *ng*，其中*m*和*n*是整数。^[32]这也就找到了*a*和*b*的整数关系，即找到整数*s*和*t*使 *sa* + *tb* = 0。欧几里得使用辗转相除法来处理不可通约的长度。^{[126][127]}

实数的辗转相除法和整数的算法有两个区别。第一，余数*r**k*是实数，虽然商*q**k*仍然是整数。第二，算法不能保证在有限步内结束。如果能在有限步内结束，那么分数

a
b

是一个有理数，即：

a
b

=

m
g
n
g

=

m
n

于是我们可以写出它的有限**连分数**形式：[*q*0; *q*1, *q*2, ..., *q**N*]。如果算法无法结束，那么​*a*/*b*​是无理数，可以写成无限的连分数形式： [*q*0; *q*1, *q*2, ...]。无限连分数的一个例子是：**黄金分割比** *φ* = [1; 1, 1, 1, ...] 和**2的算术平方根**：**​√2** = **[1; ​**2**​, ​**2**​, ...]**。通常，算法能够结束的可能性是很低的，因为对于实数*a*和*b*，几乎所有​*a*/*b*​都是无理数。

如果算法不结束，也可以在第*k*步时终止计算，得到近似连分数[*q*0; *q*1, *q*2, ..., *q**k*]。终止时的*k*越大，则近似越准确。连分数*m*/*n*的分子和分母互素并满足下式：

m

k

=

q

k

m

k
−
1

+

m

k
−
2

n

k

=

q

k

n

k
−
1

+

n

k
−
2

{\displaystyle \;m_{k}=q_{k}\,m_{k-1}+m_{k-2}\;\;n_{k}=q_{k}\,n_{k-1}+n_{k-2}}

其中递归的初始值是*m*−1 = *n*−2 = 1，*m*−2 = *n*−1 = 0。​​*m*_{*k*}/*n*_{*k*}​是​*a*/*b*​在分母是*n**k*的数中最精确的**有理数**近似值：

|

a
b

−

m

k

n

k

|

<

1

n

k

2

{\displaystyle \left|{\frac {a}{b}}-{\frac {m_{k}}{n_{k}}}\right|<{\frac {1}{n_{k}^{2}}}}

多项式

只含有一个变量*x*的多项式可以和整数一样进行加法、乘法和分解为**不可约多项式**（也就是多项式中的“素数”）。两个多项式*a*(*x*)和*b*(*x*)的最大公约数*g*(*x*)定义为它们**分解**之后共有的不可约因式的乘积，这可以用辗转相除法进行计算。^[128]对于多项式的算法和整数的算法很相似，在每个步骤*k*，计算出满足以下递归式的商多项式*q**k*(*x*)和余数多项式*r**k*(*x*):

r

k
−
2

(
x
)
=

q

k

(
x
)

r

k
−
1

(
x
)
+

r

k

(
x
)

{\displaystyle r_{k-2}(x)=q_{k}(x)\,r_{k-1}(x)+r_{k}(x)}

其中*r*−2(*x*) = *a*(*x*)，*r*−1(*x*) = *b*(*x*)。所选择的商式必须能使*q**k*(*x*) *r**k*−1(*x*)的首项系数和*r**k*−2(*x*)的相等，这样才能保证每个余数的次数小于前一个余数（deg[*r**k*(*x*)] < deg[*r**k*−1(*x*)]）。因为非零多项式的次数是非负整数，并且在每一步都减小，所以辗转相除法的计算一定能在有限步内结束。最后一个非零余数即是两个多项式*a*(*x*)和*b*(*x*)的最大公约数。^[129]

例如，有如下两个四次多项式，都可以分解成两个二次多项式的乘积：

a
(
x
)
=

x

4

−
4

x

3

+
4

x

2

−
3
x
+
14
=
(

x

2

−
5
x
+
7
)
(

x

2

+
x
+
2
)

{\displaystyle a(x)=x^{4}-4x^{3}+4x^{2}-3x+14=(x^{2}-5x+7)(x^{2}+x+2)}

和

b
(
x
)
=

x

4

+
8

x

3

+
12

x

2

+
17
x
+
6
=
(

x

2

+
7
x
+
3
)
(

x

2

+
x
+
2
)
.

{\displaystyle b(x)=x^{4}+8x^{3}+12x^{2}+17x+6=(x^{2}+7x+3)(x^{2}+x+2).}

a(*x*)除以*b*(*x*)得到余数：

r

0

(
x
)
=

x

3

+

2
3

x

2

+

5
3

x
−

2
3

{\displaystyle r_{0}(x)=x^{3}+{\frac {2}{3}}x^{2}+{\frac {5}{3}}x-{\frac {2}{3}}}

在下一步中，*b*(*x*)除以*r*0(*x*)得到*r*1(*x*) = *x*² + *x* + 2。最终， *r*0(*x*)除以*r*1(*x*)得到的余数为0，所以*r*1(*x*)是*a*(*x*)和*b*(*x*)的最大公约数，这和它们因式分解的结果相符合。

上文所述的很多应用也适用于多项式。^[130]辗转相除法可以解多项式的线性丢番图方程和中国剩余定理，也可以用来定义多项式的连分数展开式。

多项式的辗转相除法也有其他应用，如**施图姆定理**，一个用于计算多项式在给定区间内的实根个数的方法。这被应用于其他领域，如**控制论**的**劳斯-赫尔维茨稳定性判据**。

最后，多项式的系数不必局限于整数、实数、甚至复数。这些系数可以是其他**域**中的元素，如**上文**所述的有限域GF(*p*)。从辗转相除法得出的结论也可以直接推广至这类多项式。^[128]

高斯整数

高斯整数是满足α = *u* + *vi*的复数，其中*u*和*v*是普通整数，**i**是**虚数单位**（-1的平方根）。^[131]通过在高斯整数中定义辗转相除法，根据上文**贝祖等式**可以证明高斯整数的惟一分解。^[47]高斯整数的惟一分解性质在很多应用中都很重要，如计算**勾股数**或者证明**费马平方和定理**。^[131]辗转相除法用于这些应用很方便，但并非必不可少，一些定理也可以由其他方式证明。

对于两个高斯整数α和β的辗转相除法和普通整数只有两个区别。像整数一样，算法的第*k*步计算出商*q**k*和余数*r**k*：

r

k

=

r

k
−
2

−

q

k

r

k
−
1

{\displaystyle r_{k}=r_{k-2}-q_{k}\,r_{k-1}}

其中*r*−2 = α，*r*−1 = β，每个余数都严格地小于前一个余数，|*r**k*| < |*r**k*−1|。第一个区别即是：商和余数都是高斯整数，也就是**复数**，所以商*q**k*是透过对实际比例（如复数α/β）的实部和虚部取最近似整数来找出的。第二个区别就是需要定义复数比较大小的方法。所以我们定义一个**范数**函数*f*(*u* + *vi*) = *u*² + *v*²，以将高斯整数*u* + *vi*转换成普通整数来比较大小。在每个步骤*k*中，余数的范数*f*(*r**k*)必须小于前一个余数的范数*f*(*r**k*−1)。因为范数是非负整数并且在每一步都减小，所以辗转相除法在有限步内一定能结束。最后一个非零余数即是α和β的最大公约数，即能同时整除α和β的整数中范数最大的一个。若把乘以±1或±i的所得结果考虑在内，那么可以说α和β的最大公约数是唯一的。

很多其他应用如线性丢番图方程、中国剩余定理都适用于高斯整数，高斯整数的连分数也可以用辗转相除法定义。

欧几里得整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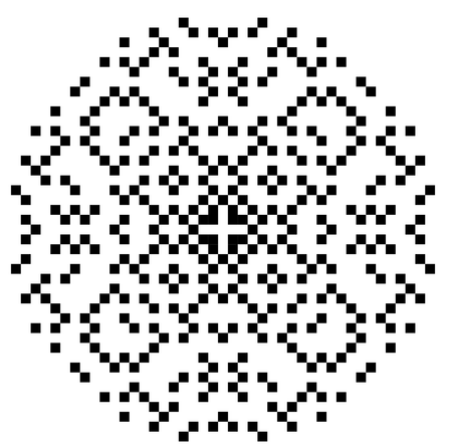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一个支持两种**二元运算**（+ 和 ·）的元素的集合形成一个**交换环***R*并且可以使用辗转相除法求最大公约数，那么这个集合叫做**欧几里得整环**。^[132]^[133]这两个二元运算不必是平常算数中的加法和乘法，它们可以是更广泛的概念，如**群**或**么半群**中的运算。但是这些运算仍然需要遵守**交换律**、**结合律**、**分配律**。

推广之后的辗转相除法需要一个欧几里得函数，即一个将*R*映射到非负整数集合的函数*f*，使得对于*R*中非零元素*a*和*b*，*R*中存在*q*和*r*满足 *a* = *qb* + *r*， *f*(*r*) < *f*(*b*)。例如**上文**中用于高斯整数的范数函数。这个函数*f*可以是数的绝对值或模，也可以是多项式的次数，只要辗转相除法计算过程中它的值不断减小就行，这样算法便能在有限步内结束。这非常依赖于非负整数的**良序**性，即每个非空的非负整数集合都有一个最小数。

任何欧几里得整环都满足**算数基本定理**：欧几里得整环中的数可以**惟一分解**。所以任何欧几里得整环都是**惟一分解整环**，但反之不然。欧几里得整环是**GCD整环**（任意两元素都存在最大公约数的整环）的子类。也就是说，在某些整环中，两元素存在最大公约数但却不能用辗转相除法计算。欧几里得整环都是**主理想环**，即其中每一个**理想**都是**主理想**，但并不是每个主理想环都是欧几里得整环。

欧几里得整环的惟一分解性质在很多场合都非常有用。例如，高斯整数的惟一分解性质可以方便地导出**勾股数**的公式，或者证明**费马平方和定理**。^[131]惟一分解性质也是加百利·拉梅于1847年基于**约瑟夫·刘维尔**的建议发表的证明**费马最后定理**的尝试中的关键部分。^[134]拉梅的尝试需要形如*x* + ω*y*的数的惟一分解性质，其中*x*和*y*是整数，ω = *e*^{2iπ/*n*}是1的*n*次方根，即ω^{*n*} = 1。虽然这对于某些*n*成立（如*n*=3时的**艾森斯坦整数**），但在其他情况下并非总是正确的。惟一分解性质在**分圆域**的失效使**恩斯特·库默尔**发明了**理想数**的概念，随后**理查德·戴德金**创造了**理想**的概念。

二次整数的惟一分解


 高斯素数*u* + *vi*在复平面的分布，其中*u*² + *v*²小于500。

二次整数环对于解释欧几里得整环很有帮助。二次整数是高斯整数的推广，高斯整数中的虚数单位*i*被替换成一个复数ω。二次整数的形式是*u* + *v*ω，其中*u*和*v*是整数，ω有两种形式，取决于参数*D*。如果*D*不等于四的倍数加一，那么：

ω = √D

如果*D*等于四的倍数加一，那么：

ω = (1 + √D) / 2

如果二次整数环有像上文用来比较高斯整数的那样的范数函数，那么它就是规范欧几里德整环。只有当*D* = −11, −7, −3, −2, −1, 2, 3, 5, 6, 7, 11, 13, 17, 19, 21, 29, 33, 37, 41, 57或73时，二次整数环才是规范欧几里德整环^[25]。*D* = −1和−3时的二次整数分别叫作**高斯整数**和**艾森斯坦整数**。

但如果**范数函数***f*可以是任何欧几里得函数，那么使二次整数环是欧几里得整环的*D*的可能值到目前为止还不确定。^[135]是欧几里得整环但不是规范欧几里德整环的第一个例子（*D*=69）发表于1994年^[135]。温伯格于1973年证明，在**广义黎曼猜想**成立的前提下，*D*>0时的二次整数环是欧几里得整环，当且仅当它是一个**主理想环**。^[136]

非交换环

辗转相除法也可以应用至非交换环，如**赫尔维茨四元数**。^[137]令α和β表示这样一个环中的两个元素。他们有右公约数δ如果α = ξδ，β = ηδ（ξ和η是环中的元素）。同样，他们有左公约数δ如果α = δξ，β = δη（ξ和η是环中的元素）。因为乘法不符合交换律，也就有两个版本的辗转相除法，一个计算右公约数，一个计算左公约数。例如对于右公约数，辗转相除法求最大公约数的第一步可以写成：

ρ₀ = α − ψ₀β = (ξ − ψ₀η)δ

其中ψ₀是商，ρ₀是余数。对于左公约数，第一步过程是：

ρ₀ = α − βψ₀ = δ(ξ − ηψ₀)

不管是哪一种，这个过程都会重复到最大左公约数或者最大右公约数计算出，像在欧几里得整环中一样，ρ₀的“大小”一定小于β，并且对于ρ₀只有有限种的可能大小，这样才能保证算法能够结束。

由辗转相除法得出的大多数结果都适用于非交换环。例如，**贝祖等式**表明最大右公约数可以表示成α的倍数和β的倍数的和，即，存在σ和τ使：

Γ_右 = σα + τβ

对于最大左公约数，等式如下：

Γ_左 = ασ + βτ

贝祖等式可以用来解非交换环的丢番图方程。

推广至其他数学结构

辗转相除法有三个性质保证它不会永远进行下去。第一，它可以写成一系列递归式：

r_k = r_{k−2} − q_k r_{k−1}

其中每一个余数都比前一个余数小，|r_k| < |r_{k−1}|。第二，余数的大小有严格下限，如|r_k| ≥ 0。第三，小于|r_k|的数的数量是有限的。辗转相除法推广至其他数学结构，如**缠结**^[139]和**超限序数**^[140]时仍保持这种性质。

辗转相除法的一个重要推广是**代数几何**中**格罗布纳基**的概念。像前文所述，α和b的最大公约数*g* 是它们的**理想**的生成元素。也就是说，对任何整数*s*和*t*，存在另一个整数*m*使：

sa + tb = mg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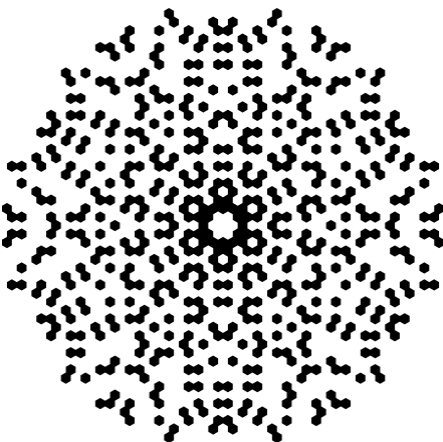
虽然这对一元多项式也成立，但是对多元多项式就不成立了。^[141]在多元多项式的情况下，生成元素的有限集合*g*₁、*g*₂.....可以定义如下：

sa + tb = Σ_k m_kg_k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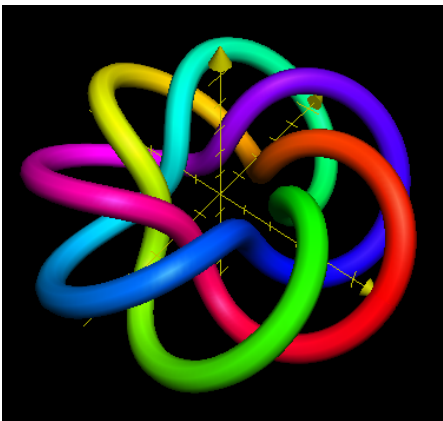
其中*s*、*t*和*m_k*是多元多项式。^[142]任何这样的多元多项式*f*可以表示成生成多项式的和加上惟一的余数多项式*r*, 通常叫做多项式*f*的一般形式。

f = r + Σ_k q_kg_k

虽然商多项式*q_k*可能不惟一。^[143]这些生成多项式的集合就叫做**格罗布纳基**。^[144]



艾森斯坦素数*u* + *v*ω在复平面的分布（范数小于500，ω等于1的立方根）。



辗转相除法可以推广至纽结理论。^[138]